

# 新冠疫情、国际格局与中国应对

2020年12月，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传播与人类的抗疫行动进入了新阶段。好消息方面，多款疫苗研发成功，欧盟成员国、英国、俄罗斯、加拿大、美国、以色列、阿联酋、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巴西、中国等国家开始大规模接种疫苗。

不利的消息方面，主要有：（1）12月22日，智利的南极基地36人确认感染新冠肺炎，这意味着全球七大洲都被新冠病毒“攻陷”。（2）英国9月份发现一种传染性更强的新毒株，到12月这种毒株已经成为英格兰地区新冠肺炎的主要病原体，并向欧洲、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扩散，导致40多个国家和地区暂停来自英国的航班入境。日本更是从28日开始暂停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入境日本。（3）截至2021年2月4日，全球累计确诊患者104490587例，累计死亡2262278人，当日新增329154例。<sup>1</sup>

显然，新冠肺炎已经深度、多方位地影响着人类，且疫情仍在全球肆虐。本文旨在探究以下三个问题：如何看待新冠肺炎病毒与疫苗？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格局有什么影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 对新冠肺炎病毒与疫苗的初步评估

对新冠肺炎的整体医学评估是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有待于世界卫生组织来完成，且需要等到疫情基本过去之后。这里仅仅是一个前内科医生的研究体会。

一、关于新冠病毒的特征。新冠病毒的一些特点，为其“赢得”了“流氓病毒”与“完美病毒”的“美誉”，主要表现为：

（1）与非典病毒具有相似的一面。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ICTV）认定，新冠病毒为“非典相关的冠状病毒”（SARS-related coronavirus），并将之定名为SARS冠状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sup>2</sup>也就是说，新冠病毒与非典病毒为同属一种（Species）的两个“姐妹病毒”。而在导致重症肺炎、与野生动物有关，低温季节多发等方面，新冠病毒也类似非典病毒。

（2）不同于非典病毒的若干特点。虽然新冠病毒和SARS病毒在七个关键结构域方面的序列一致性达到了94%，但两者全长基因组序列的相似度只有80%左右，S基因序列的相似度则仅为73%。这种差异使得新冠病毒具有自己的特点：**传播能力强于SARS，致病力弱于SARS病毒，症状多样化。**

传播能力强体现为：不到一年的时间新冠病毒已传遍全球七大洲。而早在2020年8月初，全球发现确诊病例的国家与地区已经达到215个。其传播速度与传播范围超过了百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原因在于，新冠病毒感染后潜伏期不定、无症状感染者也具有传染性<sup>3</sup>、传播方式多样。

致病力弱于SARS体现在：患者中80%以上属于轻型与普通型，发展为重症的比率和致死率远低于非典病毒，并且主要出现在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群体之中。截止到2021年2月

---

感谢中国社科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苗蓓蕾在此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sup>1</sup>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实时动态》，凤凰网，<https://news.ifeng.com/c/special/7uLj4F83Cqm>，登录时间：2021年2月4日。

<sup>2</sup> 世界卫生组织则主张命名为“2019 新冠病毒”（2019-nCoV），认为SARS-CoV-2的命名具有误导性，毕竟，对于没有医学背景的普通受众而言，很容易认为新冠病毒与非典病毒是同一种病毒。

<sup>3</sup> 《专家解读无症状感染者传染性：相当于确诊患者1/3或1/4|新冠肺炎》，新浪网，[http://k.sina.com.cn/article\\_1908194624\\_m71bcbd4003300tpgi.html](http://k.sina.com.cn/article_1908194624_m71bcbd4003300tpgi.html)，登录时间：2021年1月15日。

3 日，全球患者死亡率仅为 2.17%（2262278/104490587）。<sup>4</sup>

症状多样化体现为：患者包括无症状感染者、普通型患者、重症患者，且这些患者都有传染性，且传播方式多样。这些特征在传染病中比较少见，从而给新冠肺炎疫情的预防、控制与治疗带来特别的困难：很难制定全球统一的应对措施，无论是主张“从严管控”还是主张“兼顾管控与经济”，都能找到决策依据。以至于出现了“一国一策”乃至“一国多策”的罕见现象。

（3）需要说明的是，全球病毒学研究界的主流观点是：新冠病毒并非人工合成的病毒。

**二、关于新冠肺炎疫苗。**对付缺乏特效药的传染病，注射疫苗是最佳预防手段。但疫苗的研发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到在人体上完成一期、二期、三期临床试验，尔后获批上市。这个过程通常要几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而在上市后还要进行第四期临床试验，以便在更大范围内考察疗效与不良反应、进一步评估药物风险与利益、为调整用药剂量提供依据。

2020 年 12 月与 2021 年 1 月，多款新冠疫苗被一些国家紧急批准，允许进行大规模接种。预计 2021 年上半年还会有些疫苗获批。这些疫苗走不同的技术路线：研究腺病毒载体疫苗的有英国牛津大学/阿斯利康公司、俄罗斯“加马列亚”流行病学和微生物学国家研究中心、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陈薇团队）等；研发核酸疫苗（mRNA 疫苗）的有美国莫德纳公司、美国辉瑞公司/德国 BioNTech 公司等；研发灭活疫苗的有中国科兴公司、中国国药集团等；研发重组蛋白疫苗的有瑞士诺华公司、中科院微生物所/安徽智飞龙科马公司等。

这些技术路线各有优缺点，如 mRNA 疫苗可以人工合成因而容易进行大规模生产，生产成本低，副作用相对小、能更好应对变异病毒，但需要零下 20° 到零下 70° 低温保存，且属于新技术，其远期效果不确定。而灭活病毒疫苗是传统技术，比较成熟可靠、可用冰箱保存，但副作用较大、保护期短、生产速度相对慢、接种剂量大、主要激发体液免疫而没能产生较好的粘膜免疫。

三期临床试验中期数据表明，这些疫苗的有效性都在 60% 以上，有的高达 95%，明显高于世界卫生组织 50% 的有效性标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有这么多疫苗投入使用，这在人类疫苗研发史上是空前的，也证明了人类全力应对新型传染病上的巨大潜能。大规模接种后对于减少传染也确实发挥了作用，如以色列在 2020 年 12 月 9 日开始大规模接种，到 2021 年 1 月 21 号，以色列政府就表示，以色列传染率 R0 值(基本传染数)首次下降到 1 以下。<sup>5</sup>新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减少超 60%，需要住院的人数也减少约 60%。<sup>6</sup>这表明新冠肺炎在以色列的传播已经开始消退。

但一些因素使得我们对疫苗不敢过分乐观。

（1）中国、美国、英国、巴基斯坦、阿联酋、土耳其、印尼、德国等许多国家都是有条件批准疫苗上市。原因在于，现有的数据严格来说属于三期临床试验的阶段性数据，充其量是简化版的三期临床试验。样本数量、样本代表性、观察期限都不够充分。在全球特别是在不同族群中大规模使用后，有效性是否稳定、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与严重程度等，都需要进一步观察，以目前在欧美应用最为广泛的辉瑞/BioNTech 疫苗为例，其对黑人与拉丁裔有效性为 94.5%，对亚裔美国人只有 74.4%，2020 年 12 月 14 日至 23 日就在美国出现 21 起严重过敏反应例子，而 1 月中旬又被认为与挪威 29 个 80 岁以上高龄接种者的死亡有关。这无疑

<sup>4</sup>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实时动态》，凤凰网，<https://news.ifeng.com/c/special/7uLj4F83Cqm>，登录时间：2021 年 2 月 3 日。

<sup>5</sup> 《疫苗还要等多久》，联合早报网，<https://www.zaobao.com/wencui/politic/story20210128-1119885> 登录时间：2021 年 1 月 29 日。

<sup>6</sup> 《接种疫苗后 以色列 60 岁以上人群感染率下降了 60%》，凤凰网，<https://news.ifeng.com/c/83LTrpFD441>，登录时间 2021 年 1 月 28 日。

会影响一些人接种疫苗的积极性。

(2) 愿意接种者比例难以达到建立群体免疫所需要的比重。拜登的首席医学顾问安东尼·福奇提到,必须让 75%至 80%的美国人接种新冠疫苗才能有效地阻拦病毒继续传播。但 12 月份的调查表明仅有 60%的美国人愿意接种,低于 74%的全球平均水平。2021 年 2 月初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共和党支持者中有 42%的人表示永远不会接种疫苗,民主党支持者则有 72%会接种。<sup>7</sup>加拿大只有 60%的人愿意接种,这对加拿大政府“9 月份实现普遍接种”的目标是个挑战。欧盟提出在 9 月 22 日前完成 70%的成人人口疫苗接种,但也只有部分国家比例较高,法国、波兰、俄罗斯等国家的比例均不高于 60%。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愿意接种者的比例较高,但无法肯定实际接种人员的比重(有证据表明,北京一些自愿报名接种疫苗的单位,报名率低于 50%)。

这说明,哪个国家能实现群体免疫现在还不能确定,至于全球实现群体免疫的时间则更不好说。

(3) 抗体对人体的保护期。中国学者 2020 年 6 月在《自然·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90%病例出院 2 个月后总抗体水平下降了 70%,无症状感染者免疫反应弱于有症状感染者,新冠病毒感染者在痊愈后可能再次被感染。这意味着疫苗所催生的抗体无法长期保护接种者。目前的医学界主流看法是:由于新冠肺炎是新传染病,医学数据只能说明抗体对人体的保护作用可以持续半年,更长期的效果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4) 病毒变异。2021 年 1 月上旬已经在英国、南非、巴西、日本、以色列、中国北京等地发现变异的新新冠病毒毒株,其传染力增加了 40%-70%,南非变异毒株还会明显降低康复期病人血清中的中和抗体效应。<sup>8</sup>不排除出现现有疫苗无效的毒株。那意味着需要接种新的疫苗。每年接种新疫苗已经在流感攻防战中出现。

好在新冠疫苗对现有的变异毒株依然有效。另外,升级疫苗以便应对变异毒株的过程可在 2 个月内完成。<sup>9</sup>

总之,可能出现的情景是:2021 年底,高接种率国家(如以色列、加拿大)可大致恢复正常的生产与生活,其他国家则不得不面临一波又一波的疫情,但疫情规模将变小。而跨国界流动在全球恢复到疫情发生前的前景现在还看不到,除非新冠病毒很快自行消失。这在历史上有先例,如 1918 年 3 月始发于美国的西班牙大流感,在 1920 年后渐渐自行消失。

## 国际格局新特征

作为百年未遇的疫情,新冠肺炎给全球造成了巨大的人员、政治、经济损失。截止到 2021 年 1 月底,新冠病毒已经导致逾亿人患病,逾 200 万人死亡,其中美国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疫情使得全球跨境流动人员的数量断崖式下降,一些国家几乎关上了国门。东京奥运会延期,大部分国际会议被取消,围绕病毒来源、抗疫物资购买、疫情治疗等方面的争议与摩擦已经影响到了许多国家间的关系。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超过了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08 年全球 GDP 增长率不过从 2007 年的 5.7%下降到了 2008 年 3.0%,降幅只有 2.7%。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0 月预计,全球 GDP 增长率将从 2019 年的 2.9%下降到 2020 年的-4.4%,降幅达 7.3%。三大评

<sup>7</sup> 《美调查:约四分之一美国人称永不接种新冠疫苗》,腾讯网,  
<https://new.qq.com/rain/a/20210204A0688N00>, 登录时间:2021 年 2 月 6 日。

<sup>8</sup> 《中国升级新冠疫苗需要多久?中疾控首席专家给出时间》,凤凰网,  
<https://news.ifeng.com/c/83LiTk3Lu>,  
登录时间:2021 年 1 月 27 日。

<sup>9</sup> 《中国升级新冠疫苗需要多久?中疾控首席专家给出时间》,凤凰网,  
<https://news.ifeng.com/c/83LiTk3Lu>,  
登录时间:2021 年 1 月 20 日。

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公司则预测 2020 年全球 GDP 下降 4.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估计，2020 年和 2021 年全球经济损失将达到 9 万亿美元，超过日本与德国的经济总量。<sup>10</sup>

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在政治、经济、人口等方面造成的影响还相对有限，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只是加剧了原先的变化趋势，如各种内卷趋势（详后述），典型如美国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而全球化弱化、区域化增强则是新冠疫情引发的另外一种趋势，典型如联合国、20 国集团、7 国集团等重要国际机制未能就应对疫情制定应对措施、采取统一行动，倒是一些区域组织均制定了本区域的危机应对方案：海合会建立联合行动办公室以便利成员国分享各自的经验与数据；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建立了应急基金；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建立基金以促进病毒相关的研究与教育。<sup>11</sup>区域化更为典型的例子是：东盟、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国家 2020 年 11 月 15 日以视频方式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两大主题。但是，从行为体角度看，世界正在从基督教文明主导的时代，走向多元文明互相竞争的时代。基督教文明主导时代，又分为欧洲国家主导与美国主导两个时期。

一、**欧洲国家主导的原因**。过去五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主导了世界秩序的构建与维持，领导者也在基督教国家中轮转。基督教文明能主导世界，有其特定原因。

**（1）宗教原因**。基督教把人分为教徒与非教徒，教徒是上帝的选民，有责任与义务让全世界的非教徒皈依，无论是用和平方式，还是用非和平方式。这构成基督教全球扩张的**基因**。理论上，亚伯拉罕诸教（一神教）都具有全球扩张的倾向。但犹太教从诞生之日起，一直限于扮演“维系犹太人身份与认同纽带”的角色。基督教则在圣保罗的努力下，从“罗马公民的宗教”扩展为“罗马帝国的宗教”，适用于帝国势力范围内的非罗马公民，包括地中海沿岸各个族群，从而解决了基督教跨族群传播。伊斯兰教也具有全球扩展的基因，从穆罕默德创教到阿拉伯帝国终结，武力传教一直是伊斯兰教传教的主要方式，但伊斯兰教缺乏基督教全球扩展所具备的若干便利手段（见下一段），因此其扩张主要发生在亚洲，其次是非洲，加上少数欧洲国家。

**（2）非宗教原因**。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等为欧洲势力的全球扩张提供了**便利手段**，使得基督教的全球扩张基因得以充分展示，直至成为全球性宗教：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国家遍布五大洲。基督教文明因而成为全球影响力最大的文明，即全球性文明。

**（3）综合原因**。宗教改革不但催生了与现代性兼容的新教，也促成了天主教乃至东正教的现代性改造，而政教分离则巩固了新教、天主教的现代性。宗教改革与政教分离则从实力与吸引力两个方面强化了基督教的能力，从而推动基督教的全球扩展。

相比之下，印度教、佛教、耆那教、拜火教、道教、儒教、神道教等并没有“必须让异教徒皈依”的基因，也没有基督教全球扩展时所具有的那些便利手段与能力。因此，这些宗教所塑造的文明均为区域性文明。它们未来也很难成为基督教文明那样的全球性文明。但是，儒教、道教、神道教、佛教文明在适应现代性、推行政教分离上优于伊斯兰教，在适应现代性上优于印度教文明。

二、**美国主导的原因**。欧洲主导世界秩序几百年的结果是，全世界陷入史上规模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破坏性最大的两次世界大战。这对“文明发达的欧洲”无疑是巨大的讽刺。更重要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欧洲国家不但丧失了领导世界的的能力，也丧失了领导世界的正当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大后果是世界领导国从欧洲转移到美洲。而美国在二战后能摆脱孤立主义充当世界领导国，具有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的原因。

<sup>10</sup> 转引自魏晋：《新冠疫情怎样影响世界经济》，《世界知识》2020 年第 12 期。

<sup>11</sup> 杨原、张宇燕：《新冠疫情下的全球政治与安全》，载张宇燕主编《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21）》，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21 年 1 月，第 6 页。

(1) 客观上是基于其超强的实力：军事上，可以与全世界其他国家组成的“世界联军”对抗而不落下风；经济上，占全球 GDP 的 60%，工业能力占全球一半，石油与钢铁产量分别占全球的 70% 与 64%，黄金储备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 73.4%；<sup>12</sup>全球科学研究、高等教育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能提供与欧洲不同的一整套政治、外交理念，如四大自由、民族自决、反对秘密外交。

(2) 主观上则与其政治价值观、文化价值观有关。美国人坚信自己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具有优越性，值得向全世界推广。宗教价值观作为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也起着重要作用，“山巅之城”、救世主情节等都促使美国跨越孤立主义藩篱，主导构建普世性国际秩序。

(3) 此外，快速发展的经济、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加上宽松的移民制度，使得美国成为各国移民的头号目的地。丰富的奖学金（主要由私立大学提供）、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与研究条件则为美国吸引了各国的优秀学子与研究人员。美国每年吸收的国际留学生排名世界第一，达 100 万以上。而获得科学领域诺贝尔奖的美国学者中有 1/3 是移民。

三、二战后国际秩序特征。美国及其盟友（特别是其中的基督教国家），主导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构与维持。其主要特征有：

(1) 主要通过国际制度来领导世界：政治领域的联合国，安全领域的安理会，经济领域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文化领域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从中获益最大（如派人出任国际机构领导人、享有否决权、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制度的中心），但也承担相应的责任（如缴纳给国际组织的费用明显多于其他国家）。

(2) 力推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如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

(3) 在全球推广自己的文化与政治价值观。这正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与和平队（The Peace Corps）的主要使命。

(4) 安全领域，在二元对立的宗教理念指导下组建同盟国体系以提升自己的安全。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是基督教国家，因此奉行相似的行为逻辑：奉行意识形态至上并试图消灭对手，为此而结盟对抗。核武器阻止了总体战的发生，乃以代理人战争、冷战的形式进行对抗。苏联解体后，仍排斥俄罗斯、挤压其安全空间，引发俄罗斯的反弹。

(5) 冷战后除了致力于推进经济全球化，也致力于推动美式政治的全球化，典型如大中东民主计划，以及此起彼伏的颜色革命。

四、目前的问题。近些年，“内卷”成为许多国家的显著特征，但在不同的地区与国家，内卷的领域与程度有所不同，大致体现为：政治上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安全上区域化，经济上团块化，文化上强化自身的传统特性与认同。

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近年来美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领导世界的意愿下降，孤立主义与民粹主义倾向强化，更为强调本土安全并要求盟国在安全问题上承担更大的责任，更注重中下层白人、传统制造业、能源与矿产业的利益。特朗普时期美国退出许多国际机制、重新谈判美墨加贸易协定即是典型表现。美国变得不像是超级大国而像一般大国。拜登政府希望美国能继续作为世界领导者发挥作用，但内外双重因素决定了美国在全球的角色地位很难恢复到奥巴马时代的水平。

在欧洲，英国脱欧与意大利“疑欧”冲击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俄罗斯与欧盟、美国的关系始终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法德主导下的欧盟明确表示要增强自主性、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在亚洲，崛起中的中国，在推进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同时，通过大力复兴传统文化来强化文化自信。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势头明显上升，印度人民党在印度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将持续下去，而国大党如果希望夺回执政地位，向印度教民族主义靠拢是大概率事件。厄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已不复致力于加入欧盟，而是在弱化世俗主义（这是凯末尔主义六原则之

<sup>12</sup> 薛力：《“一带一路”与文明交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 33 页。

一)的同时推动泛突厥主义。伊朗则强化了对境外(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约旦)什叶派势力的支持。

整体而言,推动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全球化的力量在减弱,国际机制的作用弱化,区域性组织的作用上升,而且,这种势头在可见的未来不大可能被逆转。美国整体实力的相对衰弱是长期趋势,作为规范力量代表的欧盟无力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以中国与印度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实力在上升但整体上依然只是“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这预示着国际秩序将走向新阶段。

**五、未来的国际格局特征。**基于前面的分析,我们认为,世界将进入“文明间竞争时代”(Era of Civilization-based competition),其特征是:(1)没有一种文明有能力与意愿主导世界,“多种文明互相竞争,在竞争中合作、合作中竞争”成为文明间关系的主基调。(2)二战后,核武器是大国间没有爆发全面战争的关键因素,这一点未来不大可能改变。文明间的冲突会发生,但将限于局部,不会发展成文明(或其代表国)间的全面战争。因此,文明间冲突并非文明间关系的主流。“文明冲突论”者囿于自身的价值观与历史经验,不恰当地放大了文明间矛盾的地位与作用,将之当作冷战后世界政治的显著特征。(3)参与竞争的文明分为不同的方阵。第一方阵为西方文明(新教与天主教国家)、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主要是逊尼派国家),人口在十亿级别;第二方阵为俄罗斯(代表东正教文明)、日本(神道教-儒家混合文明)、伊朗(波斯-什叶混合文明)、土耳其(突厥-逊尼混合文明)、巴西文明(天主教-非洲混合文明),可能还包括尼日利亚(基督教-伊斯兰教混合文明),人口在亿级别;其他文明构成竞争的第三方阵。(4)安全(军事)同盟的作用下降,“议题同盟”的作用上升。各个文明在强化自身文化认同的同时,也希望在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中获益,但倾向于就某个功能领域与议题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如签署合作协议、开展产业链合作、进行科技与文化交流)。

## 中国应对

过去几百年里,发动战争、建立殖民地是欧洲国家得以轮番崛起、主导世界的主要原因。美国则利用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与欧洲的文明相似性,取代欧洲成为二战后世界秩序的主导者与领导国。中国无法复制他们的经验,只能走和平崛起之路。这意味着中国只能以其他国家能接受的和平手段扩展自己的海外利益,因此,“合作共赢”是现实可行的选项。那么,如何让其他国家愿意与中国合作,就成了必然要求。

新时代中国致力于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这意味着民族的全面复兴与中国梦的实现。2020年,中国实现了精准扶贫目标,中华民族在历史上首次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状态。下一步的目标是在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2049年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将是非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第一个,14亿人口则超过了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sup>13</sup>而且中国是在不使用武力、不谋求建立同盟体系、没有全球军事基地网的情况下手段实现的。其对世界的影响与冲击可以想见。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表明自己和平崛起的目标与信念。2013年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实现中国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力工具。

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世纪工程,“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不断调整与完善。从实施的对象国看,2015年发布的《愿景与行动》中的表述是“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sup>14</sup>2017年第一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则将之扩展到全世界,任何国家只要愿意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中国都欢迎。

<sup>13</sup>迄今为止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不超过30个,人口数量不超过10亿。

<sup>14</sup> 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年3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resume/n/201504/20150400929655.shtml>,登录时间:2020年12月28日。

<sup>15</sup>2018年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阶段，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出要“高质量绿色”建设“一带一路”。从整体实施效果来看，可用“成效显著、挑战凸显”来概括2013年以来共建“一带一路”的效果。

中国的崛起也引发一些非预料后果。中国成为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但中国的国际形象并没有明显提高，如皮尤调查中心2020年4月调查表明，66%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sup>16</sup>明显高于2012年的40%；日本对华持有负面印象者近些年一直在75%以上；<sup>17</sup>德国76%的人对华持负面印象。<sup>18</sup>这有中国的原因，也有其他国家的原因。前者如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时间不长，快速崛起过程中一些外交政策具有改进的空间。后者如欧美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上升，担心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主导世界，典型例子则是美国对华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对中国的定位从“合作伙伴”调整为“战略竞争对手”，并以全政府方式对中国进行各方面的打压乃至霸凌。周边一些国家则担忧中国将在领土争端中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

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则给中国带来了另一重大挑战。中国需要考虑：下一阶段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进而服务于中国梦的实现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结合前面对未来国际格局的判断，我们认为未来几年中国的应对方略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1) 清晰定位自己的崛起目标。在多文明竞争的时代背景下，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可以全面主导世界，各个文明体的竞争目标是“获得局部或者领域优势”。中国持续推进“一带一路”，是为了不断提升本文明的综合实力与整体吸引力，而不是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地位。作为典型的区域文明，中华文明客观上没有全球扩展的基因，也不具有取代美国全球角色地位的能力，主观上也没有这种意愿。中国需要明确宣示这一点，并用时间与行动来证明：外界特别是基督教世界对中国未来的判断是基于基督教历史与视野的解读，一种基督教版的管窥蠡测。

(2) 有效落实“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促成世界各国的发展”不是中国的责任，也超出了中国的能力。在新冠疫情与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意味着中国必须调整方略，主要体现为：适当收缩战线、强化重点；确定重点地区、重点国家与重点领域；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发展中国家与非洲国家；发达国家方面，强化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合作；对美合作中，制定新的方略。

(3) 重点地区包括周边与非洲。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基础，而非洲则是这方面的基本盘，有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交情，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周边国家中建立战略依托带，是中国崛起的必要环节，在新时代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sup>19</sup>但是，即使是对周边国家与非洲地区，中国也需确定重点合作对象国（如泰国、马来西亚、乌兹别克斯坦、柬埔寨、巴基斯坦）。<sup>20</sup>对于非重点地区、非重点国家，合作领域限于某些领域与项目（如关键交通项目、关键能源项目）。

(4) 发达国家方面，欧洲的地位上升。中欧投资协定已经在2021年1月初签署，这是欧洲展示外交自主性的一个范例，也是中国乐意看到的。但是，中国有必要制定欧洲方略，

<sup>15</sup>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4/c\\_1120969677.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4/c_1120969677.htm)，登录时间：2020年12月28日。

<sup>16</sup> 《“美国人对中国越来越反感，已到历史最高点”》，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391993686\\_632341](https://www.sohu.com/a/391993686_632341)，登录时间：2021年1月30日。

<sup>17</sup> 《中国民众对日好感连年上升 但75%的日本人对华无好感》，新浪网，<http://mil.news.sina.com.cn/china/2020-10-13/doc-iiznctkc5252392.shtml>，登录时间：2021年1月30日。

<sup>18</sup> 《BBC调查：76%德国受访者对中国人没好印象》，凤凰网，[http://phtv.ifeng.com/program/xzyk/detail\\_2014\\_07/14/37321981\\_0.shtml](http://phtv.ifeng.com/program/xzyk/detail_2014_07/14/37321981_0.shtml)，登录时间：2021年1月30日。

<sup>19</sup> 《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足迹》，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6/0906/c385474-28694919-3.html>，登录时间：2020年12月28日。

<sup>20</sup> 关于如何确定周边重点合作对象国与重点国家名单等，请参阅薛力：《新冠疫情与周边外交方略调整》，载《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5期。

特别是确定与不同国家的合作梯度。欧盟内，法国是重点合作对象国，特别是在政治、安全领域，以及第三方市场合作（特别是在法语国家）；与德国的合作重点是经济、技术、第三方市场（特别是中东欧，以及非洲、大洋洲的若干国家）；与西班牙的合作主要是经济、技术，也包括西班牙语国家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北欧地区，中国合作的重点国家无疑是芬兰。

欧盟外，英国在脱欧后致力于成为“全球不列颠（Global Britain）”，虽不愿意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文件，但愿意进行相关的实质性合作，以便发挥其在融资、法律服务等领域的比较优势，因此也是中国的重点合作对象。

而日本、韩国作为发达国家兼邻国，无疑也是中国争取的对象。中国已经表示“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sup>21</sup>下一步应争取早日签订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协定。中日韩市场进一步整合是大趋势，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市场的地位将不断强化。因此，中国在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协议签署上应该进一步发力，哪怕为此做出一些让步。而中日、中韩第三方市场合作值得强化。长远看，或有望成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样板。

（5）对美外交要有新的方略。2020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的70%，英国与日本均有机构认为，2028年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sup>22</sup>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发展迅速，加上中国不属于基督教文明圈。对美国来说，这无疑属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而调整对华战略，把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奉行“竞争第一、合作第二”的策略。但在如何操作上，美国缺乏经验，也远没有达成共识。一派侧重“打压中国”，特朗普政府过去几年的做法是代表。而另外一派侧重于“提升美国的实力与优势”，建制派的拜登政府有望成为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

美国希望保持自己的优势领域并提升其优势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也希望继续进口中国的廉价商品。“与中国脱钩”并非美国的选项，“在高科技领域限制中国的发展”才是。因此，“与美国脱钩”不应是中国的选项，“与美国缠斗”才是，这有利于中国继续利用美国的优势领域与产品。科技领域，中国全面超越美国比较困难，但选择若干领域实现重点突破则是必要且可能的；经济领域，中国应明确意识到自己的比较优势中有一些是美国不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如消费市场、完整的产业链、高性价比的中低端工业品。

（6）提升国家的形象与吸引力。“构建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睦邻善邻富邻”等政策宣誓无疑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特别是对周边国家。中国在处理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中，已经展示出自制、不主动挑事等特征。几十年不打仗也是其他崛起国所没有做到的。但中国依然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对于快速崛起中的大国，“放低身段、善于妥协求共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这比“不妥协”更不容易做到，但从长远来看，将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并有助于落实合作共赢。

以南海争端为例，全球许多国家将之看作观察中国外交走向的一大试金石，中国目前的应对方略已经引发普遍的疑虑。除了美日印澳四国同盟外，欧盟强化在南海的存在、北欧小国在北极问题上对中国的支持变弱，都与其内心疑虑有关。南海争端也影响了“一带一路”在东盟的进一步推进，而东盟无疑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特别是在经济、文化、非传统安全等方面的合作。现在是时候进一步清晰化中国的南海主张（特别是在九段线问题上）、制定对自己有约束力的规则、提出能兼顾各方利益的争端解决方案，把南海争端从中国与东盟关系的短板，变成中国与东盟进一步深化关系的粘合剂与助推剂。如是，也将有助于中国在全球扩展自己的海洋利益。

<sup>21</sup> 《首次！习主席说中国将积极考虑加入这个协定》，国际在线，<http://news.cri.cn/20201122/19c55fc1-b739-da4d-ae39-82e8bd405411.html>，登录时间 2021 年 1 月 30 日。

<sup>22</sup> 《英智库：中国将在 2028 年前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参考消息网，<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201226/2430187.shtml>；《日本机构预测中国 GDP 或在 2028 年超越美国》，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437881615\\_162758](https://www.sohu.com/a/437881615_162758)。登录时间均为 2021 年 1 月 30 日。

(7) 新冠疫情的应对方面,中国具有比较优势,无论是治疗还是防控。中国已经承诺,新冠肺炎疫苗研发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中国贡献,并争取让所有国家、所有人群都能买得起、用得上。<sup>23</sup> 笔者的建议是:中国不妨把抗疫合作列为外交的一个阶段性重点,但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全球铺开,“低调务实地合作”是原则,对象国限于真心希望与中国进行抗疫合作的国家。

## 小 结

新冠病毒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种病毒,因为一些特征而被称为“完美病毒”,它与非典病毒具有相似的一面,如在七个关键结构域方面的序列一致性达到了 94%。但也有不同于非典病毒的若干特点,这使得新冠病毒的传播能力强于非典,致病力弱于非典病毒,症状多样化。新冠肺炎疫苗有四种技术路线,这些技术路线各有优缺点。从目前看,人类在短时间内开发出来的几种疫苗效果都相当不错,有些已经进入大规模接种阶段。但人类还不能过分乐观,疫苗的整体效果还需要进一步评估,接种率能否达到群体免疫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2021 年底高接种率国家(如以色列、加拿大)可以大致恢复正常的生产与生活,其他国家则不得不面临一波又一波的疫情,但疫情规模将相对较小。

国际格局方面,世界正在从基督教文明主导的时代走向文明竞争的时代。“多种文明互相竞争,在竞争中合作、合作中竞争”成为文明间关系的主基调。文明间的冲突将在局部发生,但不会发展成文明(或其代表国)间的全面战争,因此,文明冲突并非文明间关系的主流。参与竞争的文明分为不同的方阵。第一方阵为西方文明(新教与天主教国家)、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主要是逊尼派国家),人口在十亿级别;第二方阵为俄罗斯(代表东正教文明)、日本(神道教-儒家混合文明)、伊朗(波斯-什叶混合文明)、土耳其(突厥-逊尼混合文明)、巴西文明(天主教-非洲混合文明),可能还包括尼日利亚(基督教-伊斯兰教混合文明),人口在亿级别;其他文明构成竞争的第三方阵。

应对方面,中国有必要清晰定位自己的崛起目标,有效落实“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整体原则是:适当收缩战线、强化重点;确定重点地区、重点国家与重点领域;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发展中国家与非洲国家;发达国家方面,强化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合作;对美合作中,制定新的方略。发达国家方面,欧洲的地位上升,中国有必要制定欧洲方略,特别是与欧洲不同国家的合作梯度。而日本、韩国也是中国争取的对象。美国依然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且仍有中国发展需要的许多技术与产品,以及高水平的高等教育。美国并不希望与中国全面脱钩,而是希望在利用中国的市场与产品的同时限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以便保持其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因此,对中国过来说“与美国缠斗”才是有效方略,而“与美国脱钩”则不应成为选项。中国的国家形象有改进的空间,应设法进一步提升国家的形象与吸引力。中国不妨把抗疫合作列为外交的一个阶段性重点,但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全球铺开,“低调务实地合作”是原则,对象限于真心希望与中国进行抗疫合作的国家。

**【摘要】** 新冠病毒因为一些特征而被称为“完美病毒”。它与非典病毒具有相似的一面,如容易引发急性肺炎。但也有自己的特征,如传播能力强于非典,致病力弱于非典病毒,症状多样化。人类成功地在短时间内开发出几种疫苗,有些已经进入大规模接种阶段。但人类还不能过分乐观,2021 年只能在部分国家通过疫苗接种实现群体免疫,其他国家则可能要忍

<sup>23</sup> 《中国新冠疫苗将成全球公共产品》,北京青年报网,  
[http://epaper.yinet.com/html/2020-05/19/content\\_353526.htm?div=-1](http://epaper.yinet.com/html/2020-05/19/content_353526.htm?div=-1), 登录时间:2021 年 1 月 28 日。

受一波波小疫情的冲击。世界正在从基督教文明主导的时代走向文明间竞争的时代。“多种文明互相竞争，又竞争又合作”正在成为文明间关系的主基调。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个时代转换进程。中国应清晰定位自己的崛起目标，有效落实“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下一阶段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地区包括周边与非洲，以及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对美应实行“缠斗”方略。中国不妨把抗疫合作列为外交的一个阶段性重点，但限于真心希望与中国进行抗疫合作的国家。

**【关键词】** 新冠疫情，国际格局，中国应对，文明间竞争

**【作者简介】** 薛力，国际政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域：国际战略、中国外交。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1541房间，100732

**【联系方式】** 邮箱: xueli@cass.org.cn, 电话: 010-85195783.

### **COVID-19 Pandemic, the International Scheme and China's Tactics**

**Abstract:** COVID-19 is called "perfect virus" because of some characteristics. It has a similar aspect to the SARS virus, such as prone to cause acute pneumonia. But it also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tronger transmission ability than SARS, weaker pathogenicity than SARS virus, and diversified symptoms. Humans have successfully developed several vaccine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some have entered the stage of mass vaccination. However, humans cannot be overly optimistic. In 2021, herd immunity can only be achieved through vaccination in some countries, while other countries may have to endure waves of small epidemics. The world is moving from an era dominated by Christian civilization to an era of civilization-based competition. "Multiple civilizations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compete and cooperate" is becoming the main ton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vilizations. The COVID-19 epidemic has intensified the transition process of this era. China should clearly position its own rising goals and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high-quality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key areas for the next phas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nstruction includ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Africa. China also need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but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rategy of "Competition through Entanglement"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China might make anti-epidemic cooperation a phased focus of diplomacy, but it is limited to countries that sincerely hope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in anti-epidemic cooperation.

**Keywords:** COVID-19 pandemic; international scheme; China's tactics; civilization-based competition

**About the author:** Xue Li, Ph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senior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Main research field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diplomacy.